



张炜 月亮宴

刘庆邦 不再喊他老师

徐则臣 青城

乔叶 头条故事

池莉 打造

李司平 猪嗷嗷叫



## 主编简介：

王晓君，20世纪70年代出生。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北京作协会员。曾就读于辽宁文学院，以小说、散文创作为主，作品散见于《青年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鸭绿江》《小说月刊》《红豆》等杂志。曾出版小说散文合集《独自一人的夜晚》，长篇小说《民国时期的爱情》和散文集《约会后的一声叹息》。



*Short  
stories  
volume*

中国  
文学佳作  
选

中短篇  
小说卷

王晓君 主编

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
华文出版社

张炜 月亮宴

刘庆邦 不再喊他老师

徐则臣 青城

乔叶 头条故事

池莉 打造

李司平 猪嗷嗷叫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文学佳作选·中短篇小说卷 / 王晓君主编. ——  
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21.8  
ISBN 978-7-5075-5473-1

I. ①中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  
作品综合集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③短篇小说  
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1) 第127475号

## 中国文学佳作选·中短篇小说卷

ZHONGGUO WENXUE JIAZUOXUAN · ZHONGDUANPIANXIAOSHUOJUAN

---

主 编: 王晓君  
责任编辑: 胡慧华  
特约编辑: 千 岛  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  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 
邮政编码: 100055  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.com.cn>  
电 话: 总 编 室 010-58336239 发 行 部 010-58336212  
        责任编辑 010-58336197  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印 刷:  
开 本: 710×1000 1/16  
印 张: 18.25  
字 数: 220 千字  
版 次: 2021 年 8 月第 1 版  
印 次: 202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5473-1  
定 价: 48.00 元

---

# 目 录

## 短篇小说

- |    |     |        |
|----|-----|--------|
| 3  | 张 炜 | 月亮宴    |
| 8  | 刘庆邦 | 不再喊他老师 |
| 20 | 林那北 | 两个半月   |
| 34 | 徐则臣 | 青城     |
| 46 | 乔 叶 | 头条故事   |
| 62 | 冉正万 | 梦醒     |
| 72 | 孙 睿 | 会飞的蚍蜉  |
| 92 | 崔晓琳 | 裂纹     |

## 中篇小说

- |     |     |    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105 | 池 莉 | 打造      |
| 159 | 凡一平 | 我们的师傅   |
| 187 | 东 君 | 卡夫卡家的访客 |
| 216 | 林 希 | 依旧百乐汀   |
| 242 | 刘荣书 | 雾夜坦途    |
| 254 | 李司平 | 猪嗷嗷叫    |

# 短篇小说



# 月亮宴

张 炜

小果园的老爷爷一直在准备一件重要的事情。他不告诉我们，可是总能让人知道。大人们有时候想隐藏点什么，总也不能成功。老爷爷把一块腊肉放到一边，还把包得四四方方的点心扣在一个陶盆下面。我和壮壮偷着笑，忍不住想动动这些宝物。“把腊肉割下一半，藏到咱们林子的小窝里，再拿两块点心……”我们只是这样说，其实并没有做。

我们要等等看。壮壮告诉爷爷要去看他的老友了，那也是一个看园子的老头儿，独自住在一个小泥屋中。“他们要凑在一块儿好好喝一场酒，不过这边得留下一个人看家。”壮壮说。我说：“这里也没什么东西了，果子全摘了，屋门锁上就好，顶多留下花斑狗。”花斑狗大概听清了我的话，回头盯了一眼。壮壮摇头：“葡萄还剩一点儿，再就是几垄菜地。”

“我考考你俩，月亮什么时候最圆？”老爷爷问我们，却笑眯眯地看着花斑狗。壮壮说：“十五日晚上。”我加一句：“十六日晚上。”

老爷爷眯着眼：“就是。这一天我要去赴宴了，你俩替我看着园子吧。回来有赏物。”“赏什么？”我刚问，壮壮就抢答：“一把毛栗子。”老人沉下脸：“还有‘海锥’哩！”“海锥”是比花生米还要小的一种海螺，有一种特别的鲜味儿。我咂咂嘴。老爷爷以为我们答应了，高兴起来。

我和壮壮可不甘心。眼睁睁地看着他一个人去那么好的地方，而且是“赴宴”，真馋人。我对壮壮说：“我从来没有‘赴宴’过！”壮壮说：“我也没有！”

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：到了那个夜晚，我们要留下一个跟上一个，轮流去那儿！这个办法实在不错，老人也不会有理由拒绝。最大的难题是后边去的人无法找到那个泥屋。我们说出了自己的计划，提议老人早些把礼物送到老友那儿，先认一下路。谁知老人听了立刻摇头：“这可不行！我不能当晚空着手‘赴宴’哪，你们小孩子不懂！”

月亮越来越圆。老爷爷精神头儿更大了。我们缠着他讲故事，讲讲那个老友的

故事。“我和朋友打年轻时就结交了，他一开始在海边看渔铺，再后来又看果园。谁住在小园子里都嫌孤单，他可不怕。他这辈子就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连我这样的老友也顶多和他玩上三五个钟头，然后离开。”壮壮问为什么，“客人待得太久，他会烦。”

老人看着天上的月亮：“我们喝酒，他会搬出最好的吃物，那里有谁也想不到的好东西！我们拉家常，骂人，下一会儿五子棋。下棋是他的一手绝活儿，听说是老狗獾教他的。他能讲不少海里的故事，因为看渔铺那些年结交了不少海里的精灵。冬天海边多冷啊，他穿了翻毛大衣，点上火炉，半夜里那些‘哈里哈气’的都来找他喝酒……”

“‘哈里哈气’是什么？”壮壮叫起来。

“嗯嗯，就是野物嘛！”老人抹抹嘴巴。

我问：“老狗獾？就是管住水渠两岸的那一只？”

“不，不是，是另一只年纪更大的，如果活着也有七八十岁了。这都是一些‘老山货’了。咱这一带跟那些上年纪的野物都这样叫，老兔子、老狐狸、老野狸子，都这么称呼。再狠的猎人也不会对‘老山货’下手，因为它们个个都有一手，人斗不过它们。老狗獾能躲闪枪子儿，能下五子棋，还能陪人喝一杯。”

我和壮壮笑起来。

“有一年初冬，海边上七个看渔铺的老人，外加三个看果园的老人，一共十个，都迷上了五子棋。他们当中下得最好的就是老狗獾的徒弟。为了报答师傅，老人送给他一盒鱼罐头，这是他儿子从城里捎给他的稀罕物件。老狗獾的徒弟一抬手扔了，因为这怎么比得上海边的新鲜吃物，他才看不上。”老人咂着湿漉漉的嘴巴，“月亮天，喝酒天！”

我想说外祖母那儿有最好的酒，但忍住了。

“老友那儿有不少烈酒。别人都用葡萄造甜酒，他能造有劲道的酒。有一回我连喝了几杯，结果给‘放挺’了，差点儿回不了家。”老人搓搓鼻子，看看壮壮。

壮壮小声告诉：“‘放挺’了，就是仰躺在地上爬不起来！”

月亮终于圆了。老人扳着手指：“明儿替我看好园子啊！”

我和壮壮反对：“我们可不能让你自己去！你被‘放挺’了就糟了！”老人抄着手不吭气。我们一再坚持，他就说：“不能带上吵吵闹闹的孩子。”我们下了保证：不说话总可以吧？老人挠着头，勉强同意只带一个。

这个夜晚，我和老人一起“赴宴”，壮壮和花斑狗留下。其实最后壮壮和花斑狗会远远地跟上。老爷爷用一个玉米皮编成的大提兜装上腊肉和点心，扛了枪，然后上路。那枪是做样子的，他每次出门都要背上它。

月亮升起来。我们走向东北方，沿着一条时隐时现的小路往前。地上的马兰和宝铎草引得我几次弯下腰，这些花儿实在太好看了。走了一会儿，树木稀疏了，羊茅草窠里不断有什么奔跑，并不怕人。“月亮天，撒欢天，人和野物全都一样。”他在前边咕哝。又走了一会儿，身后好像有个较大的野物，他几次停下步子，猫下腰看。我想笑：那是壮壮和花斑狗在尾随我们。

这条路真有点远。穿过柳林和槐林，又进入杂树林。矮矮的毛榛上缠了篱打碗花，蚂蚱不时从上面跳起来。女贞和水蜡树都结果了，野山药攀到了半腰。月光下静静开放的白花像野菊，走近了，才看出是紫菀。小虫子远远近近鸣叫，更远处传来一只鸟的惊呼：“谁啊！谁啊！”老爷爷仰脸听了听，说：“如果是大黑天，我也不敢一个人走太远的路。”

前边是一片洋槐林，走出林子，马上看到了一片空地，地上长满了野麦草，草地中间是一行行葡萄架，架子北边是一幢不大的泥屋。大概这就是今夜要找的好地方了。我高兴极了。月光染得到处黄蒙蒙的。离园子近了，泥屋那儿传来一声咳嗽，接上又有个孩子的声音在喊：“来了啊！来了啊！”老爷爷朝我挤挤眼：“那是‘小梅’在喊！”

一个瘦瘦的老人站在园门口。他的眼真亮，头发全白了。“孙子？”他看看我。老爷爷把我拉到跟前介绍一番，老人摸了摸我的头。刚才呼叫的原来是一只鸟，黑色，像一只小喜鹊那么大，这就是“小梅”！“哈哈哈哈哈！”它冲我笑了。我凑到它跟前：“小梅你好！”“你好！你好！”它连连回应。

两个老人进了泥屋。我只和小梅说话。它歪着头看我，长时间不吭一声，突然用粗嗓子骂了一句：“狗东西！”我一惊，退开一步，它却再次放声大笑起来。

泥屋前是一个爬满了凌霄和忍冬的藤萝架，扑鼻的花草香气从四周漫来。葡萄树下开满了千层菊，它今夜起劲地散发香气。离开藤萝远一点摆了一张白木桌，上面是盛满食物的碟子、汤罐和陶钵、果子、酒壶，还有几个小木盒。桌旁是五六个草墩，一看就知道还要等别的客人。馋人的气味。我的眼睛离不开桌子，让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。

这时，离我们不远处响起了杜鹃的叫声。两个老人低头从屋里往外搬东西，“小梅”却又一次大喊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我知道它说得一点没错：那是壮壮，不是杜鹃！我朝它做个威吓的手势，它才闭上了嘴巴。

我们坐在桌旁。瘦老人使劲抿着嘴，看看我和老友。大概面对最好的吃物，他就是这副表情。他掀开了一个小木盒：“这个！”老爷爷小心地夹出一点嚼了嚼，说：“哎呀！”然后马上端起杯子。我明白，遇到太好吃的东西，必须赶紧用烈酒压

一下，不然会受不了。我夹了一点放进嘴里：海蛤肉，有酒味儿，还有不知多么古怪的味儿，一丝丝辣，一丝丝麻，又臭又香。我心里咕咚壮壮，看看月亮，想着他这时在园子旁边眼巴巴看着，真替他难过。

两个老人慢慢地吮酒，一股香气漫开来，让离酒桌不远的小梅不安起来。它在木杆上踱步，踱了好几个来回，发出老人一样的声音：“哼哼！哼哼！”瘦老人听到了，伸着筷子指点它：“一见家长喝酒就这样！”老爷爷放了盅子问：“你家‘小胡来’去哪了？”“一会儿回，不等。”我想“小胡来”可能是瘦老人身边的孩子，桌旁的一个草墩肯定是为他留的。

杜鹃又叫起来。瘦老人说：“今夜，什么野物都迎着酒气赶来了。园子四周都有，它们伏在地上，趴在树上，暗中瞅着咱们大吃大喝。”我偷着发笑。瘦老人又说：“窖里的酒留给自己、留给老哥；后园里还有些散酒，那是留给野物的。不客气讲，老伙计，我在这林子和野地里可有不少朋友！所以每年里都要造上好几坛酒，有人以为全都用来跟海边换大鱼的，其实可不一定……”

瘦老人话多了，一下下拍打老爷爷的肩膀。老爷爷一连饮了几盅，很快泪眼蒙眬了，望着对面的老友。我顾不得吃东西，直眼看着他们。

“你带来的腊肉、点心，咱今晚不吃，还不是吃的时候。你知道啊老伙计，我这人别的毛病没有，就是喜好捣弄吃物。我可不愿回大园子里吃食堂，咱要有自己一辈子的口福！”瘦老人说着，突然歪头对葡萄架那儿喊着：“是‘小胡来’吧？瞎磨蹭什么？你后边还有谁？快些过来！”

我愣怔了一下，腾地站起，老爷爷把我按到座位上。我看到一只黄色的大猫大步从树影里走出，一直向桌前走来。最让人吃惊的是，它身后好像刮了一阵风，很小的风，那是一只大鸟落在葡萄架上，然后轻轻跳下。老天，这是比猫还要大的一只猫头鹰，大脸圆眼，很胖，昂着头，迈着一双粗腿走过来。我不由得缩了一下身子，倚在老爷爷身边。

它们不紧不慢地跳上空着的两个草墩。因为猫头鹰就在我的邻座，让我使劲躲闪，瘦老人就摆手：“不怕不怕，这是‘三喜’，老实孩子！”说着从桌上夹起什么放到它们跟前。它们不再张望，专心吃着东西。

老爷爷端着杯子向“小胡来”和“三喜”敬一下，一饮而尽，对我说：“它们都是从小养大的，已经不淘气了，都是好人。”

瘦老人转过脸，过来抚了几下“三喜”的大背头，又刮了一下它的鼻子。“三喜”黑硬的勾鼻给人一种恶狠狠的感觉，还有那锃亮的大圆眼，一转向我，就让我心上颤颤的。它的两条腿差不多有我的胳膊粗，我还是第一次就近看到猫头鹰的两

条粗腿。“它有孝心，以前从外面回来都要带回一只仓鼠，后来才明白我是不吃这玩意儿的。我往它鼻子上抹了点酒，它抿一抿，摇摇晃晃走不稳路。它这就明白了，我和它是两码事。”

老爷爷哈哈大笑，从我身后伸手去一边摸着猫头鹰，一边说：“‘小胡来’夜里蜷在老爷爷炕上睡，它身上火力足，冬天比灌满了热水的胶皮袋还管用！”

瘦老人回到自己的座位，默默地喝酒。我看看两个老人，真想学他们。我不敢喝。我发现邻座的“三喜”大口吃掉跟前的东西，两眼变得更亮了，它小心地看了我一次。它用友爱的目光看瘦老人和旁边的猫。

杜鹃又叫了。小梅在木杆上来回踱步，低声骂了一句：“狗东西。”我已经吃得太多了，站起来，想和小梅谈一会儿。我问：“你不饿吗？”它停止踱步，说：“笑死人了！”“笑什么？”它看看空中的月亮，大声说：“上网了！上网了！”我明白了，它喊的是海边的事。我摆摆手：“你错了，这会儿可不会上网！”

想不到瘦老人听到了，回头说：“小梅说得对，这么好的月亮天，打鱼人可闲不着。”

老爷爷附和着老友，从声音上可以知道，他已经喝多了。月亮升到了半空，从月色里看大树，看葡萄园，好像到处都伏着一只只大鸟。月光把猫头鹰的背头照得清清楚楚，从远一点看就像一个沉默寡言、很有威信的人，而且坐得很直。天不早了，杜鹃又叫了。这只杜鹃该走到酒桌跟前了。

可惜这时候一场酒宴真的要结束了。老爷爷站起，晃动着说：“老哥，我要回了，回了。我大概不能留下来下五子棋了。”

我马上扔下小梅去搀扶老爷爷。两个老人在告别，拍拍打打。老爷爷又去“小胡来”和“三喜”那儿拍拍打打。小梅高兴地唱起歌来，那歌很怪，仔细听了听，是半截拉网号子。

我搀着老爷爷走出园子。他伏在我肩膀上说：“今晚，我只差一点就被‘放挺’了！”

老爷爷拖着步子，身体沉极了。我相信自己一离开他，他一定会平躺在地上。我很快累得气喘吁吁，眼看就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一个人笑嘻嘻地出现了，从另一边搀住了老人。

当然，他就是那只“杜鹃”。

## 不再喊他老师

刘庆邦

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，为初级小学，简称初小。五年级到六年级，为高级小学，简称高小。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这么说，反正我们那时候是这么说的。

和我同时代上学的农村学生，大多只上到初小就不上了。在履历表的学历一栏里，他们不能笼统地填小学，填初小才算准确。拿我们村的学校来说，就只有初小，上高小只能到三里外的镇上的学校去上。村里和我同班的同学大约有三四十个，其中只有十多个同学去镇上读高小，二十多个同学只上完初小就完了。特别是那些女同学，她们连一个到镇上读高小的都没有。不知是谁对她们实行了一刀切，一刀下去，把她们都切掉了。这样一来，到镇上读高小的是清一色的男同学，也就是乡下人所说的破小子。这样也好，破小子们夏天去上学，还没走到河边，提前就把裤衩脱掉了。等走到桥上，扑通一下子就跳到水里去了。

在村办学校教我们读书的先后有两位老师，第一位是我的堂叔，第二位也是我的堂叔。第一位堂叔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三，没当老师前，我都是喊他三叔。巧了，第二位堂叔也是三兄弟中的老三，我也是先叫他三叔，后叫他老师。这两位老师都是只有初小学历。

先来说说第一位老师，这位老师的名字叫刘本孝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村的小学是1958年开办的，我是1958年入的学。其实在解放初期，我们村就办过学校，学校办在村东的一座奶奶庙里，我大姐就在那个学校上过学。学校有两位老师，一位男老师，一位女老师。男老师家住小李庄，是我的表哥。女老师是我们村范姓地主家的儿媳妇。不知怎么搞的，表哥跟他的同事搞到一块儿去了，还把女老师搞大了肚子。当老师这么干，怎么还能教化他们的学生呢！学生跟着他们能学什么好呢！这事闹得满村风雨，村干部一生气，就把学校解散了。

三四年过去，大跃进就来了。随着各方面都在大跃进，人们生孩子也在大跃进，生孩子的节奏越来越快，孩子越生越多。眼看该上学的孩子满村乱跑，跟猪羊差不多，老是不办学也不行。这时候，刘楼村的小学才重新办了起来。这样的小学

不是国家办的，被说成是村办小学或民办小学。办学需要老师，老师只能就地取材，于是刘本孝就当上了我们的老师。也许刘本孝还上过私塾，他教学使用的是私塾那一套方法。他要求我们背书，不会背就罚跪，跪在硬地上接着背。人的记忆能力和背诵能力，不是罚跪就能罚出来的。有的同学跪得时间不算短，连膝盖都跪疼了，还是背得啃啃巴巴，像羊吃棘枣子一样，老也嚼不碎。对这样的同学，刘本孝还有进一步的办法，打板子。他备有一块特制的木板，是专门打学生用的。他不打学生的头，也不打学生的屁股，只打学生的手。他命学生自己伸出手来，用板子在学生的手板上啪啪地打。除了打学生的手心，有时候还打学生的手背。他可能认为，学生的手心肉厚，不容易打疼，收不到应有的效果。而手背上的肉薄一些，一打就差不多打到了骨头，疼痛感会强烈一些，可以收到比较好的效果。

我有一个堂姑叫刘素勤，她平日里说话舌头就不利索，背书时舌头跟脑子更连不到一起，更不听使唤，挨板子就挨得勤一些，也多一些。有段时间，刘素勤的手背被打得都肿起来了，按同学们的说法，她的手肿得像气蛤蟆一样。刘素勤哭了，把肿了的手藏在衣服襟子下面，不愿再去上学。刘素勤的娘见闺女的手被打成那样，心疼了，不干了，吵吵嚷嚷到村干部那里告了老师刘本孝的状。

挨打的学生不止刘素勤一个，告老师状的家长可能也不止刘素勤的娘一个。干部们经过商量认为，社会既然到了新社会，再用旧社会那一套教私塾的办法体罚学生是不合适的，于是他们把刘本孝替换下来，不让他当老师了，换成另一个叫刘本魁的堂叔当我们的老师。

我回忆了一下，刘本孝当我们的老师，好像连一个学期都不到。因为他当老师时间比较短，我叫他刘老师还没叫顺口呢，很快又改口，重新叫他三叔。

看见刘本孝用板子打别同学，我也有些心惊。不是吹牛，我连一次板子都没挨过。他要求背的书我都会背了，他干吗要打我呢！

刘本魁当老师的风格与刘本孝显然不大一样，这是因为他们两个性格不一样，观念也不一样。刘本孝不爱说，不爱笑，成天板着脸，好像把脸板得跟黑板一样才是当老师的样子。刘本魁面带微笑，彬彬有礼，一副很亲和的样子。更重要的是，刘本魁观念更新比较快，能够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。当上老师后，他就买了牙刷、牙膏和茶缸，开始刷牙。在他之前，村里可能连一个刷牙的都没有，是他第一个在村里操起了牙刷刷牙。他刷牙不是在家里刷，而是在学校里刷。我们闻着牙膏又甜又香，还有一股薄荷的味道，很想把牙膏尝一尝。他还是一个有趣味的人，爱美的人。他当老师的时间是春天，柳树刚发芽，桃树刚开花。学校门前有一块空地，他带领我们把地刨起来了，把土整细了，在黑色的土壤里撒进了花的种子。我们不知

道他是从哪里找来的花的种子，也不能确定撒下的花种能不能发芽儿，能不能开花。我们对花的种子都很关心，在老师的安排下，每隔一两天就为种子浇一遍水。我们浇着浇着，种子发芽了。浇着浇着，种子长叶了。再浇着浇着，花儿就开花儿了。花团锦簇，姹紫嫣红，学校门前就出现了一个花坛。让人欣喜和难忘的是，老师带领我们开的花坛是五角形的形状，这样一来，等于我们用鲜花组成了一个大大的五角形。学校前面不远处是一个水塘，水塘外沿是一条纵贯南北的官路，去赶集的人从官路上走，一抬眼就把我们的花坛看到了，他们说快看，花儿，花儿！所有的人好像都喜欢看花。我们学校的三间教室泥座草顶，看去有些破旧。但因为有了每天不断盛开的鲜花，像是对我们的学校有所装点，把我们的学校变得美丽起来，可爱起来。哪怕是星期天，我们也愿意往村子东边的学校里跑。

当然了，我们的新老师不再体罚学生跪地，他顶多罚不听话的学生站一站。他彻底抛弃了打学生所用的板子，把板子换成了教鞭。他的教鞭长一米左右，是用白腊条子做成的。白腊条子密度高，柔韧性好，若抽在人的手上或头上，恐怕比用板子打人还厉害。不过，新老师不用教鞭抽人，是用来指教写在黑板上的生字和算术题。

村东有一条河，河边有高高的河堤。春天进行课外活动时，老师带着我们去河堤的内沿种蓖麻。到夏天蓖麻结籽后，老师又带着我们去摘蓖麻。如果天气太热了，老师还允许我们男生下到河里洗个澡。洗澡的同时还可以把水弄浑了摸鱼。

学校的北面，原是生产队里的一块菜地，菜地里种茄子，种黄瓜，也种辣椒。老师跟村里的干部商量，以教学生爱劳动的名义，把那块菜地要了过来，带领我们在那块地里种甘蔗。我们都知道甘蔗是甜的，种甘蔗种得兴致勃勃。在课余时间，我们为甘蔗浇水，还为甘蔗施肥，比赛看哪个同学不怕脏，不怕累。我们种的甘蔗长得真好啊，高高的，壮壮的，密密的，像一片小树林一样。鸡走进去，看不见鸡；人钻进去，看不见人。一阵风吹过，甘蔗的叶子哗啦啦响。在我们听来，似乎连甘蔗的叶子发出的声音都甜蜜蜜的。然而到了秋天，当甘蔗收获后，老师没让同学们吃甘蔗。按我们的希望和设想，老师至少会给每一个同学发一根甘蔗吃。我们虽说没有刷牙，但我们的牙齿都很好，会把每一口甘蔗里面的甜汁都嚼得干干的。结果老师连一根甘蔗、半根甘蔗都没有发给我们，统统卖给了前去收甘蔗的人。

老师给我们的报酬还是有的，他用卖甘蔗的钱买了布，在镇上的缝纫店给每位同学缝制了一顶天蓝色的帽子。老师小时候长过秃疮，头上没有头发，他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，连睡觉时帽子都不取下来。他自己爱戴帽子，愿意让他的学生向他看齐，也戴帽子。老师要求，每天上学或是到校外参加集体活动，都必须戴上帽子。

那时还没有校服一说，农村的学校不可能给学生做统一的校服。可我们却有了统一的校帽，应该说这也是老师的一个创造吧。记得学校是有少年先锋队的，我就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嘛。可不记得我戴过红领巾，可能是因为家里穷，买不起红领巾吧。那时不是每个学生都是少先队员，老师不会给每个学生发一条红领巾，只能发一顶帽子，发帽子可以把每个参与种甘蔗的同学都照顾到。是呀，如果给每个同学发根甘蔗，嚼出几股甜水来，甜甜嘴就完了，谁会看得见呢！发帽子就不同了，同学们排着队往那里一站，或是喊着一二一的口令走在村街上，头顶是天蓝色的一片，那是何等好看，何等显眼。村干部看见了，学生家长们也看见了，他们说这个老师不错，比前一个老师当得好。

我也听见有的家长在私下里议论，说这个老师把甘蔗卖了钱，给学生缝制帽子，包括买粉笔、哨子、手摇铃、罩子灯、黑板擦等教具，只花了一小部分钱，大部分钱都装进老师的腰包里去了。老师秋天买了长围巾，冬天穿上了四个兜的棉制服，他们说，看这个老师现在穿得有多阔。

出于对老师的尊敬，我不愿意听他们说这些话，也不相信他们说的这些话。我认为他们是在说我们老师的坏话，我几乎拿眼睛瞪他们。说实在话，老师对我很好，他当老师不久，就让我在班里当班长。在我的同学中，有的是我的堂叔，有的是我的堂姑，也有的是我的堂哥，他们的岁数都比我大，没有一个比我岁数小的。但是，老师没让别的同学当班长，却让我这个岁数最小的学生当了班长。老师有一支银色的哨子，哨子里面有一颗软木做成的珠子，一吹哨子，珠子就快速滚动起来，发出嘟嘟的声响。哨子后面有一个鼻子，鼻子里拴有一根线绳，老师有时把哨子挂在脖子上，有时把哨子挂在手腕上。哨子是老师发号施令用的，需要同学们集合，老师一吹哨子，同学们马上集合；需要宣布某项活动开始，老师一吹哨子，活动就开始了。这支哨子同学们都想吹一吹，但不是谁想吹就能吹的。除了老师，班里还有一个同学有权利吹哨子，那个同学是谁呢？就是我，刘庆邦同学。上操的时候，老师就把哨子交给我了，让我用哨子吹着节奏，带领同学们跑步。老师对我这么好，我怎能不维护他的声誉呢！

老师兴趣广泛，称得上多才多艺。他会吹笛子，把一支横笛吹得婉转悠扬，全村人都听得见。他会唱戏，学校放学了，他一个人在教室里大声唱戏。他唱得最多的是越调《收姜维》里诸葛亮的戏，把“四千岁你莫要羞愧难当，听山人把情由细说端详”唱得有板有眼，声情并茂。他教我们唱过评剧《小二黑结婚》里的一段唱腔：“清凌凌的水来，蓝莹莹的天，小芹我洗衣到河边……”他还会写诗，他写过一首讽刺诗，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。诗是这样写的：“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

眠；秋有蚊虫冬又冷，收拾收拾过新年。”遗憾的是，老师在教我们读诗时，把“炎炎”读错了，读成了“淡淡”。老师读“淡淡”，我们也跟着读“淡淡”，一时间，班里响起一片“夏日淡淡”之声。这说明，我们的老师识字是有限的。

另外，老师织鱼网和捕鱼的技术也不错。他用织鱼网的梭子织的不是小眼撒网，而是大眼撒网。也就是说，他只捕捞大鱼，不捕捞小鱼。别人往水塘里撒网，一般是“推小车”式的撒网，撒得离岸边比较近。老师撒网是“撒天网”式的撒法，他扭转腰身，“嗖”地一下子把网向水塘中央撒去，网在运行中充分张开，张得圆圆的，在网坠脚的作用下迅速罩入水中。撒网撒到这种水平，给人以艺术化的感觉，很值得欣赏。从撒网的水平来说，我敢说老师在全村首屈一指，没人比得过他。有一年暑假期间，天下大雨，发了大水，发得沟满河平。老师到村东的河里去撒鱼，喊我帮他拿着鱼篓拾鱼。老师刚结婚，还没有孩子，没人帮他拾鱼。他让我帮着拾鱼，是对我的信任，我非常乐意。大雨虽然停了，但路上又是水又是泥，根本无法穿鞋。老师绉着裤腿赤着脚在前面走，我赤着脚在后面紧跟。东河里浑水滚滚，几乎漫过堤岸。看着快速滚动的大水，让人几乎有些眩晕。我不知道这样的大水里有没有鱼，也不知道老师能不能撒到鱼。我当然希望老师能撒到鱼，撒到的鱼越大越好，大到竹子编的鱼篓装不下才好呢！那样的话，我这个拾鱼的人才有鱼可拾，才能有一份成绩。然而，由于流水太急了，老师一把网撒到水里，水流很快就将网冲击得绞在一起，并向下游拽去。老师拉紧网纲，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网拉出水面。每当老师收网时，我都赶紧凑过去，准备拾鱼。说来有些让人失望，老师沿着河岸，撒了一网又一网，网网都是空的，除了一些绿色的杂草和一些黑色的木棍，连一块银色或金色的鱼都没有。老师大概看出了我的失望，对我说：可能因为水流太急了，水也太深了，还没等网落下去，鱼就跑掉了。尽管那次没拾到鱼，还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。

我们村有两个大学毕业生，他们一毕业，就被分配到县城里当老师去了，一个教高中的数学，一个教初中的语文。仍留村里上过学的人，我们的老师可能是文化水平最高的。也可以这样说，在那个阶段，刘老师堪称刘楼村的文化高地，遇到什么与文化有关的事，村里都是去“高地”找刘老师帮助。这样一来，刘老师就不仅是我们的小学老师的老师，好像也是全村人的老师。有人从外面寄来了信，收信人家的人都是拿着信去找刘老师，让刘老师念给他们听。收信人往往连信封都不拆开，拿着信封就找刘老师去了。念完了信，给寄信人写回信，也是刘老师的事。刘老师问写什么，收信人说不出写什么，让刘老师看着写吧。刘老师当场把信写完，并念给人家听，得到人家的点头认可，才把信交给人家。镇上邮电所门口，有职业的念信